人民日报海外版
2020年12月30日 星期三
责编：刘发为 邮箱：rmrblytd@163.com

巩义散记

冯 并

离开洛阳到郑州，必须经由巩义，巩义的洛汭又是伊洛河的入黄河口，与隋唐运河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。隋炀帝东行扬州，龙船要在洛口打造，船顶装配的琉璃瓦也需要在巩义的窑口烧制。因为此处地势较高多黄土，水运又方便，洛口仓也即兴洛仓设在了这里。在唐代，东都洛阳有四大仓，洛口仓即其中之一。

巩义很古老，在夏代有过夏伯国，在夏太康时为斟鄩地，西周时也有过巩伯国，因为“山河四塞，巩固不拔”，秦时取其义为巩县，在历史上被称为“东都锁钥”，大抵也是这个意思。

这里也是北宋七帝八陵的陵寝地，我们熟知的寇准、包拯等也葬于此。这里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寺院慈云寺，更有建于北魏熙平二年（公元517年）的石窟寺和东汉光武帝的陵寝，以及杜甫的故里和陵墓。

一

巩义北面的南河渡和入河的洛口，是我要去的地方——“洛汭”，吸引我的，正是“洛汭”河洛汇流本身。

到巩义市区时，天色已经开始发暗，且有些雨点稀稀落落地飘来。恰有最后一班旅游专线公交车要发车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跳了上去。司机师傅问我到哪里去，我说去洛口终点。他笑了起来，这么晚了，天又要下雨，不如晚上住在河洛镇里，明天一早经过镇里，再送你过去中不中。既然已经上车，焉有退下的道理，我赶忙点头说中，旅游专线公交车也就按部就班地发车了。

这一夜，我睡在了河洛镇石关村的小旅馆里。在我的设想中，这里离洛口已经不远，明天起个大早，吃完早点就出发，时间肯定富富有余。于是，我便在河洛镇美美地睡了一觉，连袭来的大雨也浑然不知。

一早起来等车，雨已经停了，顺眼看看站牌，经过的没经过的站名一大排：伊洛桥头、蔡沟、古桥村……要看的都在线路上，心中窃喜，盘算着先去洛口，倒过来游走。

车来了，三弯五绕，很快到了神北村。车停在了村头，一眼望去，视野很开阔，前面是一座浑圆高耸的山头，那就是神头山了。为什么叫神头呢？同车的一位游客一边走一边告诉我，这山也叫神都山，别看它是土山，满山是树，连着邙山，是黄河的自然堤坝，再大的洪水也冲不毁，所以叫“神堤”。

二

从山腰的梯蹬攀上去，正面看黄河，侧面望洛水，两河就在山下交汇。山上的小亭叫太昊亭，登上亭子再看河洛流向，河洛流过一个“太极”图形。人们所说的“鸳鸯涡”，就是太极图中的旋点。听他说得那么煞有介事，我巴不得马上去登山，但我还是先到两河交汇的河岸去了。

两河交汇的河岸边立有“神堤控导工程”的石碑，是新立的，但岸边的林荫路和精心设计的防护堤坝一一到位，方便人们从各个角度观察正在交汇的河水。虽然昨夜下过雨，但河面平静，“鸳鸯涡”并没有出现。相反，我看到伊洛河与黄河水色一体，是黄河水返清了吗？因为时候尚早，游人不多，我正好在这里静静地走，静静地思考。

从“神堤控导工程”的石碑处四望，神头山下，西边是通向焦作温县的公路大桥，东边是流淌的海海漫漫的黄河水，一路走来是滨河花园的村庄，到处都是菜园、葡萄园和大片的树林，有人在田头忙碌，不远处还有保护得很好的“河神庙”。在神头山的山腰下还有几孔无人居住的窑洞，那应该是早年间神北村人的居所，如今，他们早已搬迁到新的瓦房院里。

登神头了，从太昊庙上攀，虽然石阶有些陡，歇一二回还是上去了。有平台，视野很开阔，从神头顶上下望黄河，真如一条飘带在空中舞来，伊洛河好像是连接着黄河飘带的一绺流苏，如此清晰而又居高临下地看黄河，还是第一遭。

我努力地寻找河洛流过的那个“太极”图形，还真有那么一点意思，黄河蜿蜒而来，与洛河形成了“S”形的曲线。看来“洛汭”地区确乎有些神奇，联想到附近的“洪沟”出土过古老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存，证实“洛汭”是古人类的聚集地。看来传说并不完全是子虚乌有的神话，所谓河图洛书，便是文明的映照。

三

回来的路上，路过香玉坝，问这又是怎么回事，同车的本地人笑了，说上一个站点就是豫剧名家常香玉的故里，这香玉坝是她捐款修建的。这可是一个意外的收获，常香玉原来是神头岭孟寨人，自小就生活在伊洛河边。这巩义的名人太多了，除了诗圣杜甫和他的祖父杜审言，还有苏秦、桑弘羊、潘岳。苏秦墓在鲁庄镇苏家庄，桑弘羊也是鲁庄镇桑家沟人，潘岳是中牟人，但年幼时移居巩义，也算半个巩义人。唐宋诗人如岑参、韦应物、刘禹锡、王安石、欧阳修都来过巩义，这里怎么会不人杰地灵呢。

说话间石窟寺到了，就在神头岭余脉大力山东麓的路边，前面是大雄宝殿，后面就是石窟。虽然游过洛阳龙门石窟，也别小看了巩义石窟，一是开建在通向河洛镇大路边，可见这洛口也是繁荣的古商道；二是它与龙门石窟开凿的时间差不了许多，始建于北魏熙平二年甚至是更早的景明年间；三是有洞5个，千佛龛1座，石佛雕像7743尊。虽然规模不算大，但该有的都有。石窟寺背山临水，对面就是弯月形的伊洛河。

我恋恋不舍地离开石窟寺，在伊洛河桥下了车，南河渡就在周边。这是一个三岔路口，向西可到杜甫墓所在的康店镇康吴村，他与他的两个儿子宗文、宗武都葬在那里。杜甫死后多年才由其孙扶柩北归，其故里在离南河渡不远的站街镇南瑶湾村。

瞻仰杜甫墓，献上心香一瓣，但没有到杜甫故里去，因为我更想在伊水、洛河的交汇处多逗留一些时间。我沿着伊水堤岸走去，发现有很长一段河道是砖石砌就的。伊水、洛河造福了巩义，巩义也会回报临近地区。我沿着伊水岸一直走了下去，一直到水转了弯，我才回到旅游专线的另一个站牌前。

在回市区的车上，我的思绪还在伊洛河桥头，在洛河镇、石窟寺和杜甫墓前，甚至还在神头岭下伊洛河、黄河交汇处。不知触动哪根神经，我骤然间出现了一个念头，那伊洛河桥的繁忙工地应该是引黄济洛工程的一部分吧。如果灌满了黄河水的伊洛河，一如千年之前“引洛济汴”的一幕出现，隋唐通济渠的再生，不也会是一种可能的现实吗？

（冯并，原名冯竝，曾任经济日报社总编辑，中国经济报刊协会名誉会长；著有《丝路大视野》《丝路文明札记》《不落的琴声》《塞上明珠》等作品。）

上图：巩义青龙山风光 **来自网络**

山清水秀喀左县

仇士鹏

只听名字，我曾一度以为喀左县在内蒙古或者新疆，却没想到它在辽宁朝阳市。

关于喀左的印象，可以用一句诗来形容，“水是眼波横，山是眉峰聚”。

走在龙凤山上，走进原始部落刀耕火种的历史，去倾听中华文化悠长的吟啸。龙是古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考与想象的载体。在龙凤山，有很多龙的雕像，或吞云吐雾、镇守楼阁，或源源不断地从口中喷出泉流，逸散在空气中。这或许便是龙凤山如此富有灵气的原因吧。

因为是喀斯特地貌，这里既有黄山的巍峨雄伟，也有桂林的灵秀恬静。登高远眺，龙凤山把云雾当作丝巾披在肩上，群山如层叠的浪涛，按照不同的声阶在风中和着希声大音。

穿过奇石怪柏，拜会经年古刹，行经观音圣像，攀登崖壁栈道，探访山泉岩洞，我们在绿树的年轮里迎接与告别一个个春天；在山的轮廓和节理中磨砺自己的肩膀与力量；在水的波纹与浪花里洗涤沉静的性灵，打捞时光里的碎影。

在喀左，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座山是楼子山，它是喀左的一张名片，形状如同一座楼宇，一层层向上抬高、缩小。这样奇异的形状，只属于喀左。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”，它是最懂得求索道理的山吧。等到地壳再次抬升，它将沿着天梯，继续向上，往更高的穹顶探去。

有山，自然还要有水，才能让自然拥有生生不息的流动与沉静。

大凌河是喀左的母亲河，它的第一湾便在喀左。河水如玉带一路蜿蜒而来，带着粼粼的波光，带着远天的纯净与明亮，把山握在掌心。它本可以笔直地倾泻而下，却固执地弯转，环绕着山，要把三生三世的浮沉都冲刷在山石的印记里。

泛舟其上，听山水的呓语，听渔民的欢笑，听野鸭鸿雁的嬉闹，不觉间便进入了天人两忘的境界，仿佛我们与世界是如此的亲近。

龙源湖是大凌河上的另一颗明珠，被誉为“北方西湖”。这里的水鸟尤多，水鸟或迈着优雅的长腿漫步水中，从田园诗中带着墨意款款而来；或拍打着翅膀，在湖面上溅起水花，踩着水将要腾飞。它们在岸边一群建筑的陪伴下，无忧无虑地翱翔着。

水鸟是自然留在现代化城市中难得的笔墨，承载着整个城市的乡愁与深情。在岸边，时常能看见人们驻足观赏，眼中满是拉长的夕照。人在岸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也在楼上凝望。这一刻，人与自然和谐又统一。

走进喀左县，在绿水青山中补全尘世中所没有经历的修行，突然发现，原来我们的身体本就是自然用山水塑造而出的。骨骼、血肉、眉眼，都是钟灵毓秀的雕琢。

诗意上埠头

黄材运

每天早晨，第一缕晨曦从东海海平面悄然跃起，一路掠过温岭、磐安、金华，进入浙西衢江境时，最先沐浴在朝霞里的村子里，一定有上埠头。

上埠头是衢州市衢江区最东边的自然村，与龙游县马叶村交界，是个不足三百人的小村庄，以舒、胡两姓为主。它北临衢江，与半潭隔江远眺，西望缪家，南连坎高，继续往南，穿过千亩挂满橘子的果园，就能看见贯通东西的320国道和飞驰的高铁。

村北的衢江畔，还有七八株巨大的樟树矗立在那里：或枝干披离，直刺苍穹；或左斜右欹，顾盼生姿；或残躯病壳，不屈不挠；或枝繁叶茂，遮天蔽日。

这里现存最早的樟树树龄有400余年，回眸一望，明崇祯九年（1636年），旅行家徐霞客在一路向西的路上，泛舟衢江，路过上埠头时，他看见了满堤的苍翠。

从樟树的树龄我们基本可以推断，这个村子至少应该有400年的历史。比这里最老的樟树还老的一棵巨樟，被当地人称作“樟树老爹”，很多年前被雷劈死了，余下的还有250年、200年的樟树，几乎是沿着明清的时序一路栽植的，而且都栽在衢江边上，大约是为了加固堤坝。

从上游安仁下来一直都是沿衢江堤坝的公路，而且距江都余足够的距离，看上去宽敞整洁，江水清澈湛蓝。

衢州为两浙重镇，是浙赣闽皖四省的要冲，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上埠头历经战火，江堤上保存下来这么多的大樟树，委实不易，而且树的形态各异，风姿绰约，是一道绿色的风景。

一个村子，村口有棵大樟树，一切就变得有意思了，勾连起绵延的乡愁。以前人们往往以大樟树为标杆，比如大队里要集合开个会，向全村广播的大喇叭，就装在高高的大樟树上；有好些年轻人甜蜜的初恋也生发在月亮下的樟树底；还有倚在村口大樟树的母亲，叮嘱过参军报国的儿子……樟树带给人们太多的回忆。

除了大樟树，坐落在河畔的村子，还有个重要的标记就是埠头。埠头比樟树更实用，妇女洗衣服，男人下河捕鱼，小孩们游泳嬉戏，背井离乡去闯世界的游子，竹篙点开的埠头，是浪迹天涯的开端。

数百年来，上埠头村民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，在这里繁衍生息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

清波浣衣，夕阳垂钓，渔舟唱晚，倦鸟归巢，上埠头人的日常，一如我们的诗意。

雕在冰上的美丽

秦延安

当寒风凛冽了大地的繁荣，当冰雪让天地万物归于沉寂时，黑龙江哈尔滨市开启了一年中最美丽的旅程。伴随着冰雪的脚步，我们来到了冰城哈尔滨。在当地朋友的带领下，我们去冰雪大世界领略冰上的神奇。

哈尔滨是我国开启冰雕最早的城市之一，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。最早只是松花江两岸的渔民，在冬天将河中的冰块雕刻成碗、盆等用以盛放物品，或者是雕刻成简单的动物供孩子们游乐。

日久天长，这些冰雕内容和样式日益丰富，逐渐演绎成今日的冰雕艺术品。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始创于1999年，是哈尔滨市发展冰雪旅游，向世人展示冰城哈尔滨独特魅力文化的精品工程。自开展以来，游客越来越多，规模越来越大，现已成为冬日赴哈尔滨旅游必看的景点。

高大的牌楼、雄伟的城墙、层叠的塔楼、个性突出的殿宇以及乡野村舍，都是用冰雕塑的。在彩灯装饰下，那些大气磅礴的冰雕建筑简直和现实中的一样高大壮观，气势恢弘。

最让我惊叹的还是那蜿蜒的长城。晶莹雪白的城墙如一条透亮的冰龙，盘旋在一座小山上，逶迤纵横。在灯光点缀下，这冰长城变得更加巍峨挺拔，绚丽多彩。当然，这冰长城不仅可以观赏，还可以去攀爬。为防止打滑，那冰面上还特意采取了防滑措施，让人行走上面就如同走在真正的长城上一样。虽然冰天雪地，寒冷至极，但我却没有一丝寒冷的感觉，心里反而全是激动和澎湃，也许这就是艺术的感染，精神的鼓舞。

不管是翘角飞檐、重檐殿阁的中式建筑，还是尖顶、圆形的西方建筑，都镂玉裁冰，被雕塑得出神入化，精美绝伦。能以冰为料，以水为黏合剂，将建筑与艺术巧妙地融合在一起，让人在寒冰中领略到别样的美，我不得不佩服这些雕塑家的匠心独运。

除了巨大的建筑之外，还有各种造型逼真、活泼可爱的动物。有准备跳跃的长耳朵兔子，有卷着鼻子汲水的大象，有躺在地上吃竹子的大熊猫，还有张着大口咆哮的东北虎，那细若发丝、晶莹雪白的胡子如钢针般竖着，惟妙惟肖……在彩灯的照射下，这些动物亦动亦静，栩栩如生。不远处，还有宫灯、龙灯、莲花灯等各种各样的冰灯，一个个冰清玉润，巧夺天工。

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气温下，如何能把这些冰雕塑得如此出神入化呢？看着我疑惑的样子，从事雕塑的朋友介绍说，冰雕塑与其他材质的雕塑一样，也讲究工具使用、表面处理、刀痕刻迹。由于冰无色、透明、易化，立体感较差，所以雕刻起来比其它材质难度更大。为了弥补这一缺陷，在造型时采用石雕和木雕手法，强调体面关系，突出形体特征，或者实行两面雕刻，线条互交，雕痕纵横交错。这样，在光线反射作用下，尤显玲珑剔透，从而取得远观、近视俱佳的效果。因为材质的特殊，随气温升高，冰雕观赏到第二年的三月便结束了。待到天寒地冻时，雕塑家们再次取冰重雕。

看着冰雕中成群结队的游人兴高采烈的样子，我想，正是因为有了雕塑家的独具匠心，有了他们年复一年的雕刻，才使得这些冰冷无奇的寒冰在冰冷之极的冬日绽放出耀眼的光彩，吸引着天南海北的人来此观赏。以冰饰城，让平淡的生活出彩，不仅是哈尔滨人对这座城的态度，也是他们对生活的态度。

上图：哈尔滨冰雕 **来自网络**

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
“人民日报行天下”

江苏句容

打开园门迎新年

12月27日，经过提升改造的江苏镇江句容市葛仙湖公园正式开园。当地民众通过舞龙、旗袍走秀等表演庆祝开园、喜迎新年。

2019年以来，该市将文化元素植入葛仙湖公园，同步开展景观打造、风貌改造和功能提升，不断提升公园文化内涵和品位，着力打造老百姓满意的城市公园精品。

图为民众在进行旗袍秀表演。

钟学满摄

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：（8610）65003109 零售3元/份 国内定价全年420元 国内统一刊号：CN11-0066